

被女人攥着命根子的皇帝

他是男人，却宣泄不了男人的欲望

他是皇帝，却只能看着女人的眼色行事

光绪皇帝

下



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都生得赛过西施，气死貂蝉，是地地道道的美人胚子。但翁同龢一打听，这德馨是个戏迷，整日不问政事，沉溺在声色犬马之中，也是风月场上的老手，他把政事委托给手下人干，自己泡在戏院里。手下一群拍马逢迎之辈知道上司的这个爱好，也多方为他搜罗名伶、戏班，把个巡抚衙门摆弄成一个大戏剧场，整日管弦齐鸣，南腔北调不断。人们常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话一点不错，有其父必有其女，德馨的这种爱好在耳濡目染中也传给了他的两位花容月貌的千金小姐。只要巡抚衙门有戏，这姐妹俩是场场不断，特别遇到淫词艳曲，这姐儿俩一定会背会唱。碰巧遇上朝廷三年一次的大选，德馨回家一说，姐妹俩也不听戏了，径直就做起皇帝后妃的美梦来。但这姐妹俩也的确如鹤立鸡群，貌压群芳，顺顺当当地进入决赛圈。

这可把德馨乐坏了，他戏也不看了，专程从江西来到京城，几经周折花了不少银两投到大内总管李莲英门下，通过李莲英给慈禧太后送去不少考务费。老佛爷表面一口答应，心中却有自己的打算，这两个娇娃也着实诱人，将自己的两个侄女和她们相比，真是一对是癞蛤蟆，一对是白天鹅。但要立为皇后的还应是自己的侄女，这对美人儿呢，就作为对皇上娶丑妻的一种补偿，封为贵妃吧。

翁同龢从侧面了解到，德馨的两个女儿不可靠，但人又太美了，皇上早有倾心一拥之意，怎么办？翁同龢虽是帝师，但这种事是不能勉强的，况且他又不是评委，所以只能从侧面高度赞扬珍儿与瑾儿一番。光绪既没同意也没反对，只说心中有数，光绪心中有什么数呢？他也知道圣母皇太后的用意，如果让他亲自挑选，这皇阿爸的两位娘家侄女，他一个也不要，但这是绝对过不了关的，但他确实反感这两位小表妹，嘴上不

说，心里总想让她们退出决赛圈，却又不敢提出，只好拖一拖，另打主意。

户部尚书额勒的女儿也不甘示弱，父亲是主管这次选美大赛的，虽然不是评委，却是负责后勤工作的，评委中也有人知道这是额勒的女儿，自然高看一眼。更何况额勒的女儿自身条件也比较过硬，她能进入决赛圈决不是仅凭父亲的老脸，主要全是靠自己过硬的本领。翁同龢知道额勒作为军机大臣是慈禧太后提拔上去的，但额勒的为人一向还比较正直，他的女儿也较有修养，才气也算上等，如果额勒的女儿能够入主后宫也还算过得去。所以，从翁同龢的角度分析，皇上要想与太后对抗，万万不可选用太后的侄女，只能从其他五人中选，这五人中论德才，最后应在额勒的女儿和长叙的女儿中选。可是，这仅是翁同龢的分析，或者翁同龢的一厢情愿。皇上喜欢谁？皇上喜欢的人太后喜欢吗？这些答案还没有出来呢！

这场选美赛最后的较量不是这七名女子之间的较量，而成为太后和皇上之间的较量，鹿死谁手呢？

新一轮大赛刚刚结束，所有的参赛选手和评委们都从刚才紧张的气氛中透了一口气，舒缓了一下情绪。进入决赛圈的七名端庄秀丽的姑娘一字儿站在台前，个个含羞微低着头。太后扫一眼七位姑娘，品一口茶，对坐在身旁的光绪说：

“皇上，这七位姑娘还要再淘汰两位，你看应把谁去掉呢？”

光绪心想：最好把圣母皇太后的两位娘家侄女去掉。但他不敢这说，只打着自己的主意，寻找对策。

“皇阿爸，这七位姑娘都很好，但人好不能仅看外表，最好和她们接触一下，让她们在宫中生活几天，太后多观察一下，儿臣再定夺吧？”

慈禧非常满意，她的侄女外表上是七位中最没有竞争力的。皇上这话明显是在偏向自己的两位侄女，让她们在宫中生活几天，由我观察，这更是侄女得天独厚的优势。唉，皇上不负我多年管教，他还是明白我的意思，事事总算顺从我，比我那亲生儿同治皇上听话多了。

慈禧点点头，“嗯，皇上说得在理，看人不能只看表面，外表美不能代表心灵美。作为一国之母，德行更重要，让她们几人在宫中住几天，母后和皇上认真观察一下，全面了解一下她们各方面的情况，再决定去留吧！”

“一切听从圣母皇太后的安排！”光绪恭敬地说。

慈禧非常舒服，一切按照她事先计划的那样进行。在大选开始，为了选美地点的事，皇上和她闹了矛盾，终究胳膊拧不过大腿，皇上服从了她。那以后，对于选美地点问题，皇上再也不敢和她对抗，事事听凭她的安排，现在皇上更加柔顺了。慈禧得到一种满足，应该说是权力的满足。

由此，她想到十多年前，那时也是全国三年一次的秀女大选，并且是为她的亲生儿子同治帝立后。同治虽是自己亲生，但由于自己忙于政事，每天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处理宫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想着如何取得咸丰爷的宠爱，同时，也要考虑怎样和朝中权臣相处，哪有心思关心儿子的成长。这样，不知不觉中，儿子在感情上疏远了自己，和慈安太后亲热。

母子之情淡漠，天伦之乐没有都可以，但不能没有权势和地位。儿子就是获得政治权力的资本，她无法用感情拥有儿子的心，但她必须用其他女人去拢住儿子的心。猫没有不吃腥的，男人没有不喜漂亮女孩的。就这样，慈禧费尽心机地为同治帝选后，她相中一位美伦美奂、艳压群芳的姑娘，这就是兵部侍郎凤秀的女儿。可是，儿子并不领母亲的情，竟听信慈安

太后的话，坚持立体态端庄、雍容华贵的户部使郎崇绮的女儿为后。这可叫慈禧气炸了肺，但由于自己人单势薄，终于没能抗过慈安。

今天却不同了，所有与她为敌，敢于和她对抗较劲的人都已败在她的手下，有的革职，有的降级，更有的命丧黄泉。独揽大权，只可恨自己是个女人，为什么女人就不能当皇上呢？女人哪点比男人差？男人征打天下，女人征打男人，女人走的路比男人更简洁直接，女人更聪明，当然比男人更伟大！慈禧想起了武则天，她是女人中的男人，她要成为中国第二个武则天。不过，有时她也叹息，就是当上大清国的皇上，也只能是武则天第二，仍然没有成为天下第一女人。这样一想，慈禧又有点心灰意冷，连这天下第二女人也不想做了。虽然我不是皇上，但我一定要比皇上还要皇上，怎么做到这一点呢？就应抓住男人的弱点，用女人去对付男人。因此，这次为光绪皇上选后，就是她用女人对付男人的具体实施。

男人掌握天下，女人去掌握男人，我再去掌握这位掌握男人的女人，天下当然是我的了。选择什么样的女人才能掌握住光绪呢？当然这女人必须是倾向自己的，自己的亲人最合适，两个侄女能够同时选上，一后一妃更好，至少也应有一个被选上，这一点是任何人也不能更改的，慈禧不知考虑了多少次。

当前首要大事就是为当今皇上决出皇后，而这件大事当中的首要大事就是从七名选手中再淘汰两名。究竟淘汰谁，慈禧太后心中也没数，但她有一个信念，两位侄女以外的任何人都可以。而在皇上这方面呢？他自己心中也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圣母皇太后的两位侄女能够同时淘汰掉更好，如果不能，至少也应淘汰一人。那么怎样来淘汰这最难淘汰的人呢？光绪皇上没有了主张，他虽然是皇上，但太后训政，他的权力是

太后约束下的权利，怎能凌驾太后之上呢？况且他是那么年轻幼稚，政治头脑是那么简单，对抗一个老奸巨滑的太后，光绪对胜利缺乏信心。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知道，如果这次决定他一生命运的大事失败了，就意味着一生的事业已失败一半，因此他不能不和太后拼一拼，决出个高低。

三、糊涂的爱

“忍……忍，朕早已忍够了。”

奕譞夫妇觉得这位叫珍儿的秀女和自家一个死去的丫头很像，真怪！

“皇上翅膀硬，还要什么皇额娘！”

“皇上的见面定亲会，既在众人意料之中也在众人意料之外。”

“真没用”，光绪听到皇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几个字。

大火会给新婚的男女带来什么不祥，母亲也不知道。

养心殿。

光绪正和翁同龢商量选后的事，只见光绪从龙椅上站了起来，来回踱几步，不住地摇头说道：

“说什么太后的侄女也不能留下，朕一见就从心里生厌！”翁同龢也紧锁着双眉，“皇上，太后此为的目的十分清楚，

如果把太后的两个侄女同时去掉恐怕与太后发生直接冲突，对皇上不利呀！皇上尚没正式独执大权，那《训政细则》分明是对皇上的紧箍咒，在羽翼尚没丰满的时候可以先退让一步，妥协一下，把皇太后的侄女封为贵妃。”

“太后既然有此目的，分明就是要把她的侄女立为皇后。如果立为贵妃，太后岂会罢休，少不得一场争斗，这样的争斗与其晚发生，倒不如早发生。先把太后侄女筛选掉一人，看皇太后有何反应，再作对策。”

“这样也好，只是如何找借口把太后那两个侄女去掉一人呢？”

“干脆直接说明不喜欢其中一人而喜欢另一人，给太后造成个错觉，到立后那天当众宣布其他秀女为后，生米做成熟饭，太后气也没办法，朕把太后的另一侄女封贵妃，然后向太后好言赔礼认错。”

翁同龢仔细斟酌一下，“直接说明不好，那样太后有理由为她侄女辩驳，也会抓住这点训斥皇上的。”

“以翁师傅的意见呢？”光绪问道。

“这七位秀女现在不都在宫中吗？”

光绪点点头，“留在宫中进一步观察了解，以便发现她们几人的优点和缺点。”

“太后的两位侄女相貌平平，不知才华如何？”翁同龢问道。

“朕也曾粗略地询问过，有一人尚可，另一位实在太差。”

“皇上不如故意在众人面前考核几名秀女的文才，如果哪位文才差的姑娘答不上来，当众出丑，众人面前太后也不好说什么，可以趁机把太后的那侄女选掉。”

“翁师傅说的也在理，朕见机行事就是，就怕太后使硬！”

光绪仍有点担心。

“尽可能不要与太后发生正面冲突，现在仍要忍，让太后感到皇上一切都服从她的，等到大婚之后，太后归政，皇上才独立决定一切也不迟。”

“万一太后一点也不相让，逼迫朕立她侄女为后，朕就和太后反目！”

翁同龢一见皇上又要耍起孩子脾气，忙说道：

“皇上，万万不可这样做！那是匹夫之勇，不明智的做法。十几年都忍过去了，再忍一次有何妨？皇上就答应太后立她侄女为太后！”

“立一位朕见了就恶心的皇后，这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皇上可以立两位自己喜爱的皇贵妃充塞宫中，渐渐疏远皇后，让太后知道，虽然立了她侄女为后，皇上不喜欢皇后，太后不能达到通过皇后控制皇上的目的。”

“唉！”光绪叹息一声，“朕执政后的第一件大事就向太后妥协，那以后的朝中大事朕怎么独立行事，这样下去，当一名有名无实窝囊一辈子的皇帝，岂不让天下百姓嗤笑？”

翁同龢见光绪十分沮丧，也不知如何劝慰皇上，无可奈何地说：

“先走一步看一步吧，只要皇上振作起来不懈怠，将来会有出头之日的。当年康熙爷不是也受鳌拜等人左右吗？后来擒住了鳌拜，振兴朝纲，赢得大清王朝少有的盛世！皇上还是再忍一下吧！”

“忍，忍！朕已忍了十几年，早已忍够了！”光绪又气又恼地说。

正在这时，贴身太监王商来报，说外面有储秀宫的人来报，让皇上到太后那里去一趟。

光绪看了一眼翁同龢，没有说话。

“皇上，你去吧！臣先回去了，一切见机行事吧？”

光绪点点头，没有说一句话。

光绪来到储秀宫，慈禧太后已在等待多时了。此外，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惠郡王奕详，惇亲王奕詝，孚郡王奕譔、礼亲王世铎，还有醇王福晋荣寿固伦公主等人坐在太后身旁。

众人见皇上进来，一齐恭身施礼，光绪还过礼后，慈禧太后笑盈盈地对光绪说：

“皇上你请坐吧！”

慈禧拍拍身边早已准备好的龙椅。

光绪坐定后，转身谨慎地问道：“皇阿爸，今天有事吗？”

慈禧微微一笑，“皇上就要大婚了，母后让几家王爷来喝一杯酒，庆贺一下，顺便也让他们给掌个眼光，选一个德才兼备的皇后。”

“多谢皇阿爸关心子臣终身大事！”

光绪嘴里这么说，心中却在打着自己的算盘，“你让众王爷来更好，朕就在众人面前让你侄女出丑，看你如何回答？”

慈禧为何突然把众王爷请来呢？

慈禧有自己的考虑，这些王爷、福晋当中，醇王夫妇没说的，一定支持皇上立自己的侄女为后，这是亲上加亲，是慈禧的娘家侄女，当然也是醇王福晋的娘家侄女，肥水不外流嘛！除了恭亲王奕訢之外，其他亲王多不问政事，对自己也言听计从，他们都害怕慈禧割去他们的王爵。只有一个奕訢不好讲话，慈禧本不准备请他到此，但又怕朝臣私下非议，不得已而这样做。不过，慈禧心中有数，无论奕訢心中有多么不满意立自己侄女为后，量他不会说什么，一是奕訢孤掌难鸣，二来他已被革职，说起话来没有人理睬，如果他有自知之明一定会沉

默不语，三是奕訢的儿子载泽私自带皇上玩妓女一事慈禧仅派人通知奕訢严加管教而没追究责任，奕訢应知恩图报，如果他敢妄说，可拿奕訢治罪，削去王爵。

慈禧认为召集众王来此对自己是利多弊少，这才这么干的。

众人围绕皇上选秀女的事谈论一会儿，大多是不疼不痒地说说几句，谁也不愿评头论足。众人心中清楚太后此举用意，因此，也有几家王爷故意靠拢太后，赞颂太后的两个侄女，这更把太后乐得合不拢嘴。

奕訢始终一言不语。

日近中午，太监来报，说酒宴已准备好，请用膳。慈禧扫视一下众人说道：

“众家王爷、福晋，我们到宴席上边吃边谈吧！”

慈禧话音刚落，光绪回头对太后说道：

“皇阿爸，众家王爷为朕立后之事到此，为了让各位王爷提个参考意见，等在酒宴上，可宣几位姑娘到此陪太后及亲王福晋饮酒，也可观察一下她们的言行。”

慈禧微一愣，略一思忖说道：“皇上这个提议很好，应该如此，作为一国之母后，相貌是一方面，德才人品更重要，等会儿让众王爷仔细观察一下。”

保和殿寿膳堂。

太后、皇上和众家王爷与福晋及公主边吃边谈。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太监奉太后之命喊来留住宫中的七位秀女，让她们也加入酒宴和众人一起宴饮，谈诗论书。

又吃了一會兒，光绪对众人说道：“朕很欣赏静芬姑娘，她很有才学，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所不晓无所不通。”

太后一听可高兴了，频频点点头，“皇上说得极是，静芬确

实是位好姑娘，知书达理，才华出众，这一点醇王福晋也很了解。”

慈禧回头冲着妹妹醇王福晋一点头，“是这样。”醇王福晋只好跟着说道。

“皇阿爸，静芬这么有才华，那静蓉也一定不弱姐姐静芬吧？”光绪问道。

慈禧以为光绪有意立两位侄女一个为后一个为妃呢？她更是满意，忙随口说道：

“静蓉同样有才，不弱静芬。”

慈禧知道，这两位侄，静芬还算可以，这静蓉实际是个大草包，好吃懒做，更是不读书，但她不能这么说，必须为侄女说好话。

光绪一听太后称赞静芬，便说道：

“让静芬和几位姑娘各作一首诗，也在众人面前显示一下才华。以免去掉其他姑娘，朝中大臣私下议论这次选秀女不公平。朕以才以貌择优录取，谁也不能乱说太后和朕的不是！”

几位王爷一听皇上说得在理，一齐说道：

“应当如此，请皇上出题，让她们各作诗一首吧。”

没等慈禧说话，光绪就抢先开口道：

“汉字中有许多字是由两个字合在一起而成，如林、朋、吕、比、出等字，就以这样的字一拆一合为内容随便作一首诗吧。”

“题目出得好，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惇郡王奕諲说道，“请几位姑娘开始思考作诗吧！”

刚才喧闹的场面马上静了下来，众人都把目光集中在几位秀女身上，等待她们作诗。

吟诗作词对天珍儿可是小菜一碟，她只略一思考，便张口

说道：

“一个朋字两个月，
一样颜色霜和雪；
不知哪个月下霜，
不知哪个月下雪。”

话音刚落，众人拍手叫好，一致称赞珍儿才思敏捷，不愧为才女。正当众人议论时，瑾儿上前作诗一首：

“一个吕字两个口，
一样颜色茶和酒；
不知哪张口喝茶，
不知哪张口喝酒。”

“嗯，也不错。”有人赞美说。

慈禧太后又气又急，刚要说话，静芬站了出来，说道：“这样的诗还不好作吗？我来一首：

“一个从字两个人，
一样颜色女和男；
不知哪个人是女，
不知哪个人是男。

诗虽然作了出来，却没人喝彩，慈禧见众人没有赞美，便说道：

“这诗作得很好，以人为内容比以物为内容有意义。”

为了不让侄女在众人面前出丑，丢自己的面子，慈禧又向静蓉提示说：

“二字是两个一，你能不能也像姐姐那样也作一首诗。”慈禧心道：你就是再笨，我这一提示，你依葫芦也应该能画出个

瓢，作一首歪诗也行。

果然，静蓉经慈禧这么一提示，也向前走一步说：“我也想出一首诗。”

“想出来就作！”慈禧催道。

“一个二字两个一，

一样颜色鳖和龟；

不知哪一个是鳖。

不知哪一个是龟。”

话音一落，众人再也忍受不住，都轰堂大笑。

慈禧气得铁青着脸，怒气冲冲地说：

“真是无用！”

说完，起身拂袖而去。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说什么好。

光绪站了起来，对众人说道：“经过刚才作诗可以看出几位姑娘的德才，从这几天的观察了解，朕当众宣布暂时筛选掉户部尚书额勒的女儿查拉玛和静蓉。朕将再和太后商议，如何从其他五位姑娘中选定皇后。”

在这些王爷中，大多数都专心注视七位姑娘的作诗和刚才引起的轰笑。唯醇亲王奕譞既没在意听吟诗，也没有认真喝酒说笑，他直盯着珍儿直愣神，不知为何，他总觉得这位姑娘好像在哪里见过，就是一时记不起来。那一举一动都似乎十分熟悉，奕譞仔细回忆着周围的人，可仍然想不起来。

由于太后生气中途离席，这场酒宴可以说欢而不散，人们草草吃一会儿都走了。奕譞还在愣着，福晋过来推他一把说：

“还愣什么，没吃够吗？众人都已走开了，我们也告辞吧？”

“慢着，福晋，我怎么觉得那位叫珍儿的秀女好面熟呢，好象在哪里见过，可一时又想不起来。”

“经王爷一提醒，我也觉得那位叫珍儿姑娘好面熟。听说，她是原任吏部侍郎长叙的女儿吗。你是否在他家里见过，或长叙过去把她带到我们府上？”

醇亲王奕譞摇摇头说：“我和长叙几乎没有交往，特别是他革职后更是没见过面。况且，他的这两个女儿都是在广州她们伯父家长大，只是最近才随长善的调任回京，我怎么会见过呢？”

醇王福晋想了想说：“也许和我们见过的人长得相似吧？”

“你这一提醒，我到想起来了。福晋，你是否记得我们府上曾有一位叫玲玲的宫女？”

醇王福晋想了想，摇摇头，“府上这么多宫女，妾身记不住哪位宫女叫玲玲。”

“就是十八年前，一天中午府上捉住一名宫女和一个野汉子偷情。家人把那敢来王府偷情的汉子给吊在院中那棵白果树下痛打，结果那汉子被打死，那位偷情的宫女也一头撞死在白果树下。”

“王爷提这些见不得人的陈年旧帐干什么？”

“那撞死的宫女就叫玲玲，这珍儿和那玲玲长得特别相似，如果两人放在一起真的很难辨认出来。”

“不会这么巧吧。”

“世上的事也难说，那位宫女死时也就与珍儿这么大。更让人不解的是那对偷情的男女被打死时，恰巧有宫女来报。”奕譞见周围没人，放低声音说，“正是当今圣上降临世间。”

“真的这么巧？”醇王福晋惊奇地问。

“正是这样，你那时因生产疼昏过去，哪知道这些事！招来的那个野汉子正是家人李同山的什么亲属，我本打算严惩一下这李同山，不巧来了一位化缘的和尚把他领走了。临走时，那和尚说了一些令人费解的话。后来思忖起来，和尚的话就与当今圣上有关，今天这珍儿出现，勾起我的回忆，难道这是上天安排好的吗？”

奕譞说完，心神不定地随福晋走了，心中仍藏着一个迷团。

慈禧太后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她宴请众王爷本打算让自己的侄女顺利登上皇后的宝座，万万没想到被皇上当众将了一军，令她出丑。她又气又恼，气她的侄女蠢猪不争气，恼皇上敢和她老佛爷斗，真是胆大包天，不给他点颜色看不知皇阿爸的厉害。

慈禧心道：哼！端华、肃顺、慈安、奕訢都败在老娘手下，你个胎毛未退、乳毛未干的娃娃敢和我斗，我一定叫你服服贴贴做老娘的木偶皇帝，不好，就废掉你！

慈禧刚坐定，李莲英就凑上来，谄媚地说：

“老佛爷，皇上太不听话，不能这样让皇上胡作非为，刚刚执政就不服从太后旨意，将来还会把太后放在眼里吗？”

慈禧本来就气，经李莲英这么一吹底火就更气了。看那架式不把光绪整得尿裤子是不会罢休的。

李莲英为什么想让太后严惩光绪呢？

从小光绪就讨厌李莲英，这也造成李莲英对光绪不开胃。几乎光绪每次挨慈禧太后的训斥都与李莲英有关，久而久之，

光绪恨透了李莲英。随着光绪年龄的增长，亲政之期来临，李莲英不免心中害怕，当年安德海的例子他十分清楚，不是同治帝讨厌安德海，安德海是万万不会被杀的。李莲英不想自己走安德海的老路，他必须更加倍地讨好太后，让太后不放权给光绪，只要太后有权，量他光绪也不敢对他李莲英怎样！

最近更有一件事刺激了李莲英，这再次提醒他在太后面前讲光绪的坏话，让太后对光绪生厌，造成帝后之间的矛盾，只有这样，他才可以从中生存。

光绪举行亲政大典前夕，特此举行了一次皇上临朝模拟演习，朝廷的军机大臣，部院尚书及亲王贝勒等人依次向皇上行叩拜之礼。光绪威严地端坐在龙椅上接受朝拜，很有一副临朝执掌国政的龙颜气派。贴身太监王商站在一旁指挥大臣们进退往来。

李莲英看着这场面，心中很不自在。他想起慈禧太后坐在朝上，自己像王商一样的神情。这事刺激了李莲英，他好几天都没精打采，仿佛感到末日来临。从那天以来，李莲英更恨光绪皇上，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怂恿太后和皇上斗，让太后不放权给皇上，看你还敢神气！

李莲英正在说光绪的坏话，荣寿固伦公主进来跪拜说：

“固伦拜见母皇太后！”

“请起来吧！”慈禧摆摆手。

“圣母皇太后还在为刚才的事生气吗？”

“固伦，你看看，皇上太不像活，根本不把皇额娘放在眼里，故意让皇额娘出丑丢人。”

“皇额娘，身体要紧，大可不必为刚才这点小事生气，也许

皇上是无意的。”

“无意的？他是有意要把你皇额娘气死，他自己就可为所欲为，谁也管教不了他了！”

“皇额娘，至于皇上选后妃的事，皇上还是得听你的。况且，皇上也年轻，对事情考虑也不尽周到，一切还得你给皇上做个主，至于选中哪位做皇后还是皇额娘说了算。”

“固伦呀，今非昔比，你皇额娘老了，皇上的翅膀也硬了，他哪还在乎什么皇额娘？”

“皇上一向挺孝顺皇额娘的，不会这样没良心吧？”

“哼！他要有良心，就不该把皇额娘的侄女，你的表妹静蓉赶走。”

“皇额娘，固伦以为皇上可能是这样想的：静芬和静蓉姐妹俩都参加竞选，并且都进入这最后的决赛圈，如果她们姐妹俩同时一个立为后，一个立为妃，难免外臣不说闲话，认为我们选秀女徇私舞弊。皇上辞退了静蓉，一定是想立静芬为后，既然如此，皇额娘就成全皇上了吧！反正两位表妹立谁不一样，更何况静蓉也确实不如静芬。”

慈禧本来火气挺大，经固伦公主这么一说，气也消了大半，静静地想了想说道：

“唉，皇上要是也这么想就好了，就怕他另有所爱呢！”

“皇上还能不了解皇额娘的心吗？看皇上的言语也挺欣赏静芬姑娘的，想必不会另有所爱。”

“固伦，你对皇额娘真好，皇上能抵上你一半也让皇额娘放心了。可惜你不是男孩，否则，皇额娘一定立你为皇上的。”

“固伦感谢皇额娘的夸奖，固伦不想做什么皇上，只想服